序

陈有霞　王灵英

日月经天，江河纬地。地处祖国西北部的古镇临夏，是古老的黄河文化早期发祥地和传播地之一。自古以来，中原农耕文化和西部游牧文化在此融合，丝绸之路、唐蕃古道、甘川通衢在此交会，众多民族和民族文化在此交融，从而形成了五彩纷呈、绚丽夺目的民族民间文化。在日益开放的新时期，独具特色的临夏民族民间文化作为中国西部文化一道靓丽的风景线，备受外界瞩目。

临夏，古称枹罕、河州，自秦汉以来，曾设县置州建郡。1956年，临夏回族自治州成立，实行民族区域自治，现辖临夏市、临夏县、和政县、广河县、康乐县、永靖县、东乡族自治县、积石山保安族东乡族撒拉族自治县。临夏，位于甘肃省中南部，紧倚省会兰州，中华民族的母亲河——黄河横贯南北，8169平方公里的秀美山川，养育着回、汉、东乡、保安、撒拉、土、藏等22个民族的190多万人民，其中，东乡族、保安族是以临夏州为主要聚居地的少数民族。临夏，人杰地灵，物华天宝，山峦叠嶂，河流纵横，物产丰富，气候宜人。改革开放以来，随着西部大开发的推进和发展环境的改善，这里已成为国内外投资者、建设者、旅游者、研究者关注的一方热土。

临夏因大禹导河开启积石雄关，被誉为“大禹治水的源头”；，临夏因自古就是“茶马互市”的重镇，被誉为“中国西部的旱码头”；临夏有冠绝欧亚的恐龙足印化石群和古动物化石群，被誉为“古生物的伊甸园”；临夏有融各民族砖雕、木刻、彩绘为一体的特色建筑艺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术，被誉为“民族建筑艺术的博览园”；临夏有以现珍藏于国家博物馆的“彩陶王”为典型代表的马家窑文化等众多文化类型，被誉为“中国彩陶之乡”；临夏是中国“花儿”的两大体系——河州花儿和莲花山花儿的发源、传承、兴盛之地，被命名为“中国花儿之乡”。这“两头、两园、两乡”构成自治州的文化“名片”，蜚声海内外。

临夏民族民间文化底蕴深厚，门类众多，形式多样，特色鲜明。歌舞有名扬中外的民歌“花儿”和丰富多彩的宴席曲、秧歌、小调、劳动号子及古朴多样的咪咪（古代羌笛）、三弦、口弦、竹笛等器乐曲；曲艺有流传西北的河州贤孝、平弦和风趣幽默的河州打调、财宝神；戏剧有被称为“戏剧活化石”的乡傩、寺院傩，还有曲目丰富的小唱（麻布戏）和立于中国戏剧之林的花儿剧；民间文学有回族的《宛嘎斯》《马五哥与尕豆妹》，东乡族的《米拉尕黑》《蛤蟆灵丹》，保安族的《金马驹》《八宝塬》等故事和叙事长诗，还有方言特色浓郁的谚语、歇后语、笑话等；民俗有风情迥异的各民族民居、服饰、婚礼、丧葬等；特色饮食主要有东乡手抓、油炸馃馃、发子面肠、酿皮子等清真食品；民间工艺有深受牧区欢迎的皮革、马鞍具等制品，畅销不衰的民族宗教用品、铜铁铸造工艺品，还有雕刻葫芦、工艺毯、保安腰刀、麦秆画等。这些植根于民族民间沃土的文化瑰宝，共同构成了多姿多彩的民族民间民俗风情画卷。

临夏的文化是古老丰厚的，也是灿烂辉煌的。改革开放以来，临夏的文学工作者牢牢植根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沃土，从伟大时代的实践中汲取新鲜养分，贴近社会、贴近生活、贴近群众，创作出了许多反映人民现实生活、群众喜闻乐见的优秀文学作品。由临夏州文联编辑的《临夏短篇小说精选》，首次集中推介改革开放以来临夏文学创作骨干作者和他们的代表作品。这些作品以文学的手法，记录了临夏人民波澜壮阔的时代生活，艺术地表现了地域文化的深厚内涵，讴歌了时代精神和民族精神，表达了对真、善、美的追求，反映了作者致力于文学艺术探索的努力，展示了临夏州文学创作的成果。

《临夏短篇小说精选》的编辑出版，是一项很有意义的工作，对实践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促进临夏文化大繁荣大发展、构建和谐临夏必将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

是为序。

2007 年 12 月

（陈有霞，女，中共临夏州委常委、宣传部部长）

（王灵英，女，临夏回族自治州人民政府副州长）

目　　录

李志坚 • 镜界,境界？ (1)

李学军 • 长命灯 (18)

感　觉 (39)

何志霖 • 俞家堡子 (52)

马自东 • 同学少年 (66)

马琴妙 • 麦麦出嫁 (77)

憔悴红 (90)

绽秀义 • 麻拉巴过节 (106)

谢新龙 • 随风而逝 (114)

没有结局 (128)

韩得华 • 杂货街上的人情世故 (140)

顺顺的故事 (149)

李　鑫 • 围猎 (160)

何文娟 • 过桥 (181)

王维胜 • 残棋 (196)

洒满月光的小路 (206)

费绍瑜 • 歧路人 (220)
王英乾 • 民工拴娃 (243)
杜　军 • 暮女 (254)
张发海 • 活场 (262)
那一枪 (281)
马　萍 • 美女时代 (296)
刘兆荣 • 山里,莓子红了 (324)
吴建堂 • 山雀儿 (341)
刘胜利 • 夕阳灿烂 (344)
罗永欣 • 桃·苹·樱·杏 (361)
王松朝 • 讨债 (374)
九龙角轶事 (383)
张占辉 • 月亮河 (392)
梳头溪 (401)
王国虎 • 中文系人物志 (418)
施临洁 • 围手 (441)
柳碑 (452)
祁凤鸣 • 古城记趣 (462)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镜界，境界？

李志坚

一

说的是河州风情。

河州人喜好眼镜。好家子们面柜露了底，老鼠在炕里盘了窝，也要捧着眼镜，天南海北地评头论足，论到高兴处，还要将胸脯拍得像乌鸡的屁股一样紫青，打赌。婆娘娃娃的日子咋过不管，先把还在地里没落面的吃食押上赌，论输论赢，图啥？图的是面子！人活脸，树活皮，为了脸面，你就是割了头，那头还要在地上蹦三蹦。

出了河州城，一眼望不到边的黄土山，路在山梁上。山里人有事没事，要走好长的路，去到集镇上凑热闹，三六九的集日，肩扛手提着一点点土产，到集镇上卖给那些不知从什么地方来的客商，再买上油盐针钱，回家过日子。心狠的好家子们爱好眼镜，靠在土崖下，有一句没一句，谈论眼镜的厚薄、深淡、贵贱，像饱学的先生卖弄斯文，山南海北，古今中外，悠悠万事，唯此为大。卖弄到别人惊诧的时候，得意地扬手顿足，袖筒里捉摸一阵，拍胸定音，三百五百不在乎，要显示出慷慨，还有真人识真货的奥秘。走离三五步，遇上自家的婆娘娃娃，明明是吃了大亏，还要勒紧腰带过日子，也要说成是拣了大便宜，值金值银，拿来龙王眼珠也不换。却又从家人手中抠出角角、分分钱来，进馆子品三炮台，夸海口，争高低，直逛游到天昏地黑，不见人影，眼镜和黑夜一般黑，没人认得出自家形象，才哼着花儿，回家安息。因为有这般爱好，走到山道上，到处是戴眼镜的

人，像是满山遍野的大熊猫，都若一级保护动物般稀贵。

话说县长满斯尔，有一副茶色石头镜，被传说得惊天动地。好家子猫眼说，那镜子是从皇宫里出来的，至今已有几百年的历史了，怎么到这山沟里来了？说不清，不敢说。猫眼做眼镜的买卖，走南闯北，在外面见的苍蝇也比山里的麻雀大，只就他说皇宫，就把人惊出一身汗来。只是满县长从来不把那石头镜子亮出来，让大家见识见识，倒是戴着一副近视眼镜，片儿像茶杯底儿，一副斯文模样，从不透露宝镜的踪迹来。可是，猫眼从皇宫说起，三转两绕，说到县长的家里。县长的家比那皇宫还惊人，他的“三不准”就像是国家宪法一样，那么“神圣”。一个不准是，眼镜子不准妇人碰。说是妇人手沾满了霉气，一碰，金子就变成驴粪蛋，驴粪蛋变成金元宝，炕眼洞里也生霜哩。满县长的眼镜藏在檀香木做的小匣子里，红绸子包了九九八十一层，搁了樟脑防臭虫呢。满县长的老伴跟了满县长三十年，有一次把匣子移动了一下，好奇地摇了一下，满县长差点把老伴休了。理由是啥？宝镜是用有灵气的石头磨成的，又经历了数不清的岁月，有人性了，一手调养得温顺，精灵，让生人摸一摸，惊一惊，萌发了野性，不好收拾回头了。二个不准是，宝镜不让别人戴了试一试。好走骡要有好骑手，白龙马上要配那雕凤鞍呢。眼镜已经历了几代人了，就像孙猴子出世的大石头，识人情。它认得主人，搁在鼻梁上，主人的心思它清楚，该豁亮的，十里八里看得透彻，该模糊的，隔张纸的距离也看不见。主人有了它，人间的美丑善恶，能遮掩了，图个轻省。三个不准是，心术不正的不准戴他的宝镜。何为不正？昧良心谋财、谋权、害人的为不正。据说，好人戴这宝镜，影子多年也是正的。心术不好，就能看见鬼影子相随，鬼手抓着人，往邪道上走。说得这么玄乎，信不信随你。猫眼每次说这，眼睛睁得象铜铃，恨不得用眼皮夹碎了你。满县长是官呐，谁敢打破砂锅问到底呢？况且满县长从未戴出来，让众人见识见识。猫眼的话，只好像野地里的燕麦草，猛长，野长。

二

猫眼是谁？满县长治下的一个小民。他戴了一副天下叫绝的眼镜，两片镜片里盘卧着两条龙，一圈一圈，如潜游江湖，注视天下生灵，好不奇绝。就因这，他的眼镜真的攀龙附凤，独压镜子的好家子们，高人一头，说话口气大得能喷倒人，坐了眼镜行的第一把交椅，与满县长成了一字并肩王似的。

县城在山坡上，房屋依山而建，条条层层，整齐得像孩子摆家家摆出来的。县府对面是一条马路，马路中心建了一处花园，花园四周是眼镜市场，镜子很多。从南方来的眼镜贩子，立竖着挂满各种镜子的木板，高声叫喊道："镜子哟，近视，远视，老花镜，太阳镜，水晶镜，茶色镜，墨色镜……"不远处是块方地，站立的人全是头戴小白帽，蓄了浓须的好家子，戴着墨镜向四处观望，好像他们就是这儿的最高长官，那傲岸的模样，那深不可测的目光，似乎胸藏百万天兵天将。

县府大门里开出了两辆屎壳郎一样的小卧车，"刺儿"一声，停在花园旁，从车门里挤出几个胖大人物，站在一起，眼光朝向眼镜市场，人伙里一个戴着一副遮去了半个脸的眼镜的人，让众人像众星拱月般地围住，像是个大官。

眼镜好家子们都呆立着，心里泛起一阵荣耀。看那大官的样子，也是个喜爱眼镜不要命的好家子，让他瞅吧，咱这地方人杰地灵，如今喜欢眼镜的人不到咱河州，那可是像拜佛的不上山一样。大家很想凑过去搭讪几句话，夸耀自己的镜子，卖弄眼镜行里的"真经"。可那大官没有走过来的意思，围着的一帮人像木桩一样，围住了八面威风的老虎。哼！这些官爷们，怎会明白隔山如隔行，五湖四海藏蛟龙哩！

那大官啥话也没说，就钻进卧车里去了。小卧车放了一个响

屁，一溜烟消失在路尽头。“哼！你们不深入咱老百姓，咱不种庄稼，让你们喝西北风去吧！”众好家子们痴迷迷地望着那大官停留过的地方，心里诅咒道。看见猫眼不知啥时候混在那官群里，小汽车一走，就像放羊人丢下羊羔一样，慢慢地走到花园栏杆边，一声不吭，好像大官丢给他真元宝，怕露脸让人知道。

“猫眼！”众人围上他，“这些人从哪里来？”

猫眼见是众好家子们，腰杆挺直了，变成了羊群里的头羊：“你们猜，是啥官？”

“州官呗！”

“去！州官算啥，是省官！”

“噢哟！”大家惊叹着，这山沟里还从没来过省官。猫眼不以为然地说：“有啥稀罕的，我看，官越大越不好，那省官没自由！跟随的人像粘胶一样，紧贴住不放，怕风，怕热，冰棍一样怕消化了。不是说大话，给我皇帝，我不当。我去京城见过皇上住的地方，坐的那椅子是石头的，又硬又冰，鬼都不想坐哩！我多自在，天上的云彩一样，想往哪儿就到哪儿……”

猫眼的这番话引起了众好家子们的自豪感，官的身子像那泥捏的佛，供在啥位子上像啥，扔在土里不如一堆粪土，哪像快活老百姓，这么自在。猫眼胸脯挺得直直的，变得像羊群里的马驹一般。其实别说给他当皇帝，让他当个皇上的轿夫，他会乐得灵魂出窍。这叫鸭子汆进水锅里，宁烂身子不舍嘴。

让猫眼传说成怪物的满县长，从县府门里走出来。跟刚才那些人相比，他瘦小得像一把柴棍儿，一点就会烧掉，皱巴巴的脸上今日破例挂着副眼镜，乌黑乌黑，半片乌云遮面似的。

“满县长！”好家子们围上来齐声问道，“省官走了吧？说什么来着？”好像他们就是县长的贴身衬衫儿，什么事都应该亮清。

“走了，说咱们这儿的眼镜，一个个都是呱呱叫！”满县长解开衣扣，袒露着搓板似的胸脯，舒展着胳膊问，“这几天怎么样？外地又

来货了么？听说南方引进了洋机器，生产的眼镜就像驴下粪蛋一样，接二连三！”

猫眼盯着满县长，问道：“县长，先会儿，我看见你跟省官换眼镜，真的？’好像掌握着天大的秘密，伸手要摘取县长的眼镜。

满县长笑眯眯的，不说是，也不说不是，反倒伸手摘下猫眼的眼镜，拿到太阳下，端详起来，半晌才说：“你个鬼背来的，有这镜子，算没白来人世一趟！”

“满县长，你的眼镜，让大家开开眼吧！谁不知道你的宝镜，值千儿八百的，这回与省官换，省官的不值这个价，你肯换？听说，省官的是从法国进口的，全国只有一两副，没价码。你换了，拔尖了，咝咝！”猫眼见满县长不动声色，认定是换了眼镜了，手指点手心，数来宝似的感叹着，夸赞着，好像他就是天下第一！

满县长似笑非笑，看着猫眼，不吐一字。真人不露，露而不真。到底是县长！周围的人很快就知道县长与省官换了眼镜，是举世无双的进口货，都涌过来，要看从天上掉下来的星星似的。满县长倒像是坐着星星下凡的仙人，一点也不惊奇。他把自己的眼镜递给猫眼，戴着猫眼的镜子看天看地。猫眼像捧圣物似的，小心翼翼地高高举起，朝着太阳，眯缝着眼睛察看。周围的人屏声静气，眼睛直勾勾地盯着它，像等待最高判决那样，提悬了心。

“绝了！”猫眼观察半天，喊了一声，“这副眼镜，我这辈子没见过。满县长从前那副镜，我见过，色如茶水，有点浊，厚若铜钱，太重！乍看冰凉浸眼，久了炎热如火，伤眼睛。这副绝了！好的你看云，云不暗，看人，人不变，拿在手心赛金赛银般金贵，架在鼻梁上，腾云驾雾般奇妙！”

这下，众好家子们半张了口，大气不敢出。想想，满县长原来那镜子就珍贵得像龙宫里的水晶石，耀人眼目哩，如今这从省官手里来的，是何等货色呵！好家子们没有一人去接住它，欣赏欣赏，倒像看圣物一样，不敢作任何非分之想。

满县长看着众人呆滞的面孔，笑道："中风啦，你们！你们眼睛里打进了砂石子，看花眼了。这还是我那老眼镜，哪是省官的呢！"

"你哄谁呀！"猫眼说，"我还不识货么？你那老货，从前我见过，磨成粉儿，我也能看出是什么色儿。这副镜子有假，你就把我的头割下，当成尿泡用！"

众人轰地笑起来。猫眼从前也不过是一个"街流子"，当牙行，卖嘴皮。一个偶然的机会，在好家子们评论眼镜的时候，他认识了满县长，并且见识了满县长的眼镜，倾听了好家子们的赞誉之词。"原来，眼镜也随主人的身份，主贵物宝，没有一定的价码！"他这么想。由此开始，在眼镜行里呼风唤云，竟然当上了行头。

"你真是！"满县长苦笑着，无可奈何地摇摇头。这时，县城的角角落落传遍了有关满县长的消息。开店的、摆摊的、串门的、闲谝的，都像铁粉遇上磁铁了，奔走相告，前来看新奇。小小的花园边围满了人，气都喘不过来。

猫眼十分得意，能够品评县长的眼镜，就像是站在更高的地位，评论县长本人，何等的荣耀。他叫卖一般地夸赞着："无价之宝呀！无价之宝！"

满县长铁青着脸，装好自己的镜子，起身往回走，身后的猫眼在喊叫："外国进口的，真龙天子才配戴这镜子，白天能看见鬼，能看见人的五脏六腑……"他拧起眉头，思谋着：世风如此，人言可畏，为官艰难……心思回到了做县长的他，蓦地听见身后有人叫他，回头细看，是一位老人，驼背，长须，黑脸，戴一副墨镜，像是从天而降的"仙人"，可面有些熟。

"老者，有事么？'他问道。

"我想看你的镜子。"老者说。

"其实平常。"他立住脚，将眼镜递给老者。老者并不将镜子举起来，朝向太阳察看，而只是用手摸，用脸颊贴试，是种很奇怪的鉴别方法。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是省官的吗？”

“你看，它像是省官戴的么？”

老者说：“我戴它，它就像是我的，省官戴它，就像是省官的！在大山里没有凿出时，它是大山的！”

老者的话像绕口令一样，令人费解。满县长皱着眉，深思着这绕口令，不知触动了他心里的哪一根弦，脸发烫！再看老者那张脸，像褪色的古画，似乎在很久以前见过，什么时候、什么地方？却像掉在混水池里的影子，拣不起来。这时，花园那边的猫眼，看见这里的情景，吆喝着“满县长，满县长”，追过来。

老者骂道：“这个贼精！”转身走了。

满县长只好钻进县府，避开这个“贼精”。

三

又过了几天，满县长好像把前几日的事忘得干干净净，来到街心花园旁，找见了猫眼。

猫眼铺了个地摊，白白的塑料布上摆满了各色眼镜，足有近百副，在阳光的照耀下，好像千百珍珠在闪烁。围观的人不多，几个眼镜好家子拣来拣去，默不作声。

猫眼看见县长，殷勤地递上一副：“满县长，你看，这是新到的一批，进口货，商标上写着洋码字儿。怎么样，我先不说。外国人，妈的，只差给人造出两个脑袋！”

满县长边看眼镜边戏道：“外国的毛驴下的粪，也是金蛋儿么？”

“休说下金蛋儿，连人也下出来呢！”猫眼的脸不红，他的脸皮像城墙拐角，厚实着哩。

满县长看出，猫眼卖的全是玻璃片儿造的，冒充石头镜。那洋码字儿鬼知道是什么，他说：“这眼镜，怕是玻璃儿！”

“你说有假？”猫眼蹿到县长面前，像要一口吞掉他，愤然问道：

“你的镜子，也是从外国进口的，假了不成？”猫眼心下想：哼，你敢说我的有假，你满县长从省官手里换来的，也是进口的，假了不成？

满县长自然明白这更深一层的含意。他骂道：“你这个奸日鬼！喂，有个白胡子老汉，你见过么？”倒像没一点怪罪的意思，嘻笑而言。

“白胡子老汉？白胡子山羊多得是，你找哪个？”

“黑脸，驼背，戴眼镜的。”

“嘿，料片儿呀，在百货商店门口。”

满县长含笑转身，悠悠哉哉地迈着八字步，走了。身后猫眼把胸脯拍得山响，叫卖道：“老姑舅，进口的石头镜子呀，跟满县长的宝贝镜子一模一样，错过机会，八辈子也后悔呀！”他把满县长拴到自己的裤腰带上了，当成过五关的牌子。可是满县长好像是聋子，一点也没听进去。宰相肚里能撑船，谁看见过？

太阳暖融融的，街道像条蒸笼，人都冒汗了。街上流行牛仔裤、蝙蝠衫，还有彩蝶一样飘舞的裙子，牢牢地抓住了山民的目光。黄河那边来的藏民有好多的钱，满身散发着奶酪味和草原的馨香。有的，黝黑的脸上架着一副眼镜，像漆黑的脸盘上凝结着两粒硕大的墨珠。

县城的百货商店是两层楼，却像山城里兀立的大山，好不炫目。满县长来到这儿，一眼就看见，前几日见的老人，神情漠然，像一尊雕塑一样，坐在楼前。他迎上去问道：“阿爷，你来赶集么？”

老者不动，只是伸出手：“嗯。你是满县长么？”

“满斯尔。你家在哪儿？”

“在青石湾。我叫料片儿！”老者笑道。

料片儿？这是眼镜行里糟踏人的话，料片儿就是玻璃片儿，是假货。满县长就近坐下，说：“阿爷，你是眼镜子上的行家，你说，天下哪种镜子最好？”

“亏你是县长，镜道如官道。你怎么做官，就知道怎么看识真

货！不这样，你县长不成瞎子才怪呢！”料片儿直勾勾地看着他，一动不动。

“此话怎讲？”

“好说！行话说，一墨，二茶，三石头。好家子不是真心喜好眼镜，只图其中的黑色，遮住目光，遮住心术，镜子是障眼镜，心里是害人精！”

“妙！”满县长竖起拇指称赞道，“我明白了！”

“明白什么？”料片儿问。

“我是县长呀！”

料片儿哈哈一笑，又道：“茶镜，是镜子中的上品。你好古董，百年传下来的，破损了边缘的，就值钱了。你若是喜好新鲜的，镌上玳瑁边，做上烫金腿，就像开不败的四季花样，人人都喜欢，说好。你若是恭慕镜主的身份，不管茶镜如何，只要高价评论，就是行家也不会说个坏字。这茶镜本无价，就看用它的人的身份了。”

“又是一绝！”满县长叹道，“没想到这镜道有这般玄乎的境界！”

“啥境界？”

“我是县长呀！”

料片儿扬手一拍，拍在县长的肩头上：“哈，你这个县长，亮清着哩！”又说道：“还有呢，石头镜来自地下，经过千百万年的养育，容含了万物的精气，磨制成镜，镜里有真山真水哩！低等的，裂纹，云瑕，一般人看不起；真正纯净的，没有一点杂质，好像是水凝结的，让外行人和入行不深的人看，以为它是假的，玻璃片儿做的，不屑一顾。唉，这石头镜有灵性，识镜的人也要有灵性！”

“噢！”满县长长出了一口气。他看着料片儿暗自思谋：为官、为人、为镜……作为县长的他应该想的实在太多、太多。

“阿爷，我看看你的镜子吧！”他深信料片儿的眼镜一定不同一般。

料片儿说：“我这，你怕看不出名堂！”

满县长伸手去要，料片儿无动于衷，像块木桩。他有点难堪，还是伸手摘取下来，只顾察看起来。镜子色很深重，普通框架，两条腿断了一条，用线绳拴起来了。“这是什么呢？”满县长疑惑了，再纯净的石头镜他也会识别，可这镜子轻飘飘的，像玻璃片做的。他将镜面贴到脸上，没有一点凉意，用手敲敲，声音浑重。“这是料片子！”他惊奇得很，再看，依旧如是。

“阿爷，你这——”他定睛看料片儿，料片儿睁着浑浊的眼睛，朝向自己，一动不动。他用手指点镜子，示意要说话，他竟毫无反应。“他是瞎子！”他要说的后半截话咽到肚子里。

“县长，还可以吧？”料片儿问，像遇到知音，对着县长会心地笑了。

“好镜子！”满县长不忍心说破。一个瞎子，镜子的好坏有什么意义呢！

“色呢？”料片儿问。

“很纯正！”

“感觉呢？”

“凉爽到心底里！”

“我说嘛，好多人硬说它是假的，识货人才说它是真的呢。太真了，像假；太假了，像真。这世道能辨真假的人不多，能说真话的人也不多！”料片儿神情漠然地称赞满县长，饱含着复杂的意思，很难说清。

满县长心思道：说假话是美德吗？他暗自叹息了一声，低头不语。料片儿戴上了眼镜，指了指不远处的清真寺，起身走了。唤醒楼上的呼唤声，是那么悠扬，又是那么沉重。

四

第二天早晨，满县长叫来猫眼，嘻笑道：“猫眼，本县长日子紧巴，要把眼镜卖了！你帮个忙，经手卖掉它吧！”真是一副穷愁样子。

猫眼双眉立起，惊奇道："你县老爷，想要发财，只打个喷嚏，送的人排成长蛇阵，用得着卖家财？万一手困，我猫眼还能不帮？'猫眼有点不相信县长的这番话。县长还能没钱？巴结他的人，像夏天的苍蝇一样多，每一个哼哼几声，响声也比惊雷响，是装穷，还是有啥花招？

"唉，你有所不知哇！"满县长忽而满脸惆怅，叹息道，"咱这镜子，让省官一看，说什么的都有。像是个害人的贼精，搅得人不能安然！"

猫眼是何等人物，自然明白这其中的含意。满县长怕大家说，他与省官换了眼镜，是为了巴结省官，当更大的官，故而卖镜子，换个清白名声。想到这儿，他心里一打颤。第一个说换镜子的是他，他是真正的祸源。可看满县长又这么放心地委托自己，似乎并没发现什么。他忙转换口气，很谦恭地说："我替你卖掉，保准卖个大价钱！"满县长的眼镜卖大价钱，这他明白。县长的名声，加上镜子又好，真是佛爷身上又披上了金袈裟。

满县长从办公桌上取了一张纸，写了几个字，交给猫眼。又从铁皮文件柜中取出一只小木盒，从中掏出许多白白的丝棉团，然后才取出用紫红丝绒包缠的眼镜，交给猫眼，说道："卖多少，就是多少吧。我写了个条，你可以叫卖，让大家知道这镜子是我的！"神情低落，就像将自己的心肝交给了猫眼。

猫眼出了县府大门，心想：这些官们，竟然把名声看得这么金贵，连宝镜也不要了。哼，都是伪装的，还不是跟忸怩过街的寡妇一样。有了好名声，就能当大官，当了大官，就有更大的发财机会了。

花园边上有好多眼镜的好家子，他们一见猫眼，都围上来，急切地问："你跑哪儿骚情去了？'

猫眼立定后，鼻子里出着冷气，轻蔑道："你们这帮白货识，脚下碰上银子，还当是驴粪蛋绊人哩，这回，你们把眼睛睁大，别让眼睫毛搅了，细细看一下这镜子！"他打开自己的眼镜地摊说："这镜子

中，有满县长的。他委靠我，卖他的眼镜——就是他那宝镜。他没跟省官换，是人胡说八道的。”其实，满县长的眼镜，还揣在他怀里，他不愿放出来。待有人买走他摊上的眼镜，再放出来也不迟。

好家子们半信半疑。满县长会相信猫眼？满县长会卖自己的宝镜？为啥？猫眼展示出了满县长写的字条，上写道：“这是我的眼镜，委托猫眼卖出。满斯尔。”而且上面盖有红印。

好家子们这才相信了。他们感觉到满县长在考验他们，是真是假，鉴别镜子吧。一个个默不作声地挑拣，比试。猫眼揶揄道：“喂，把手洗干净，昨晚和老婆睡觉，谁知干了啥！”

料片儿不知啥时候，也来了。他蹲在眼镜摊边，摸来摸去，好像小孩玩石头。听见猫眼这么说，应对道：“我可是六十多岁的光棍，干净着哩！”

“你这个瞎子。让你看，你也是瞎子望星星，辨不清东南西北。摸个黄花闺女，还当成竖起来的肥羊呢！”

众人哄地笑将起来，料片儿被搡出了摊外。好家子们只管挑拣，没有一个敢发表议论。这么多眼镜，谁知道哪个是从县长手里出来的。说错了，岂不落个白货识的名声，日后在眼镜行里能站住么？

猫眼心中骂道：这帮贼鬼！高傲地挺着腰板，像根蜡烛。料片儿又从人伙的胯下挤出脑袋，像只猫一样钻进人圈，拣起一副眼镜，像突然看见新世界一样，惊叹道：“唉呀，这可是宝贝！绝了，值多少钱？”

“你别问价！”猫眼话语硬邦邦的，看不起料片儿。

料片儿并不觉得难堪，叹道：“无价呀！一千元上不下来。是龙宫里来的水晶石，经过千百年，成料了，有精气了，通人性了。戴上它，白日里能看见月亮呢！”

众好家子们正愁不好评论猫眼的眼镜，料片儿这么一说，他们顺水推舟，说：“瞎子不瞎成仙哩，跛子不跛上天哩。料片儿也快成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